



汉 九世纪

王者觉仁◎著

大唐帝国的前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天裂



大唐帝国的衰亡

王者觉仁◎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裂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王者觉仁著.—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2008.10、

ISBN 978-7-5057-2476-1

I. 天… II. 王…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6070号

书名 天裂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著者 王者觉仁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毫米 16开本
18印张 307千字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76-1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目 录



| | |
|------------------------|----|
| 序幕 死亡与裂变 | 1 |
|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 7 |
| 一 帝国反击战 | 7 |
| 二 李唐王朝的两难 | 12 |
| 三 谁主沉浮 | 17 |
| 四 唐朝历史被遽然腰斩 | 20 |
| 五 太阿倒持 | 26 |
| 六 最后的挣扎 | 32 |
| 七 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 38 |
| 八 永无宁日 | 42 |
|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 48 |
| 一 一团乱麻的天下 | 48 |
| 二 从李惟岳身上开刀 | 51 |
| 三 风云再起 | 56 |
| 四 一场令人诅咒的战争 | 60 |
| 五 泾师之变：长安出了个大秦皇帝 | 64 |
| 六 奉天还能撑几天？ | 67 |
| 七 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绝望的人 | 72 |
| 八 德宗皇帝丢了什么？ | 77 |
| 第三章 中风的皇帝与短命的改革 | 82 |



| | | |
|---|--------------------|----|
| 一 | 黑夜中的一驾马车 | 82 |
| 二 | 天并没有塌下来! | 85 |
| 三 | 一场飘风骤雨的改革 | 91 |
| 四 | 顺宗完了,王叔文也死定了 | 96 |
| 五 | 一年换了三个皇帝 | 99 |

第四章 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 | | |
|---|-------------------|-----|
| 一 | 打,还是不打? | 103 |
| 二 | 宪宗皇帝想骂娘 | 108 |
| 三 | 李绛这一招够狠 | 114 |
| 四 | 震惊朝野的恐怖行动 | 119 |
| 五 | 李愬雪夜袭蔡州 | 123 |
| 六 | 一个被成功埋葬的中年男 | 127 |

第五章 青春皇帝:将娱乐进行到死

| | | |
|---|-------------------|-----|
| 一 | 帝国的上空正乌云四合 | 133 |
| 二 | 一切都打回了原形 | 139 |
| 三 |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 143 |
| 四 | 一蟹不如一蟹 | 146 |
| 五 | 李唐江山成了一粒马球 | 151 |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 | | |
|---|------------------------|-----|
| 一 |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 | 157 |
| 二 | 牛李党争:一场席卷帝国的政治风暴 | 163 |
| 三 | 细节决定成败 | 167 |
| 四 | 党争进行时 | 173 |
| 五 | 狂飙突进的两匹政坛黑马 | 178 |
| 六 | 甘露之变:大明宫成了屠宰场 | 182 |
| 七 | 天子在一岁之间苍老 | 189 |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 | | |
|---|------------------|-----|
| 一 |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 | 195 |
| 二 | 不抛弃、不放弃 | 199 |

| | | |
|------------|---------------------------|------------|
| 三 | 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漂泊 | 204 |
| 四 | 永远归不去的长安 | 208 |
| 五 |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 212 |
| 六 | 山河长在掌中看 | 216 |
| 七 | 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 | 219 |
| 第八章 | 大崩溃开始了 | 226 |
| 一 | 一个王朝的华丽转身 | 226 |
| 二 | 无知者无畏 | 228 |
| 三 | 大唐的人心散了 | 232 |
| 四 | 毁灭之花的瞬间绽放 | 235 |
| 五 | 黄巢感到了被人遗忘的痛楚 | 239 |
| 六 | 满城尽带黄金甲 | 242 |
| 七 | 狼虎谷的一串头颅 | 246 |
| 第九章 |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李唐？ | 251 |
| 一 | 僖宗李儂的冰火两重天 | 251 |
| 二 | 孤独的拯救者 | 255 |
| 三 | 守望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场雪 | 259 |
| 四 | 一个男人灵魂中的七道伤 | 264 |
| 五 | 帝国终结者 | 268 |
| 六 |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 | 271 |
| 尾声 | 公元907年不是尾声 | 276 |





· 序 幕 ·

死亡与裂变

公元757年正月初的某个黄昏，一枚落日无力地悬浮在洛阳皇宫的上空。

天色殷红，红得像是要滴血。

燕朝的中书侍郎严庄迈着急促的步伐穿行在重重殿宇投下的阴影中。

他不时地回头张望。

没有人。

除了远处偶尔走过的三五个宫女和内侍，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周围甚至连声音也没有。

一片静阒中，严庄只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看来到目前为止，今晚的行动计划仍然是隐秘和安全的。可不知为什么，严庄还是感到手心和脚底都有些潮湿和冰凉。

数日前被鞭杖的背部和臀部此刻还在隐隐生疼。严庄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对那个肥胖如猪的魔头皇帝不断发出强烈的诅咒。

好在这一切都将在今晚终结。严庄想，最后的时刻，希望安庆绪不要临阵退缩。

这一天终于来了。

燕朝皇帝的长子安庆绪望着眼前神色凝重的严庄，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严庄刚刚对他说的八个字——事不得已，时不可失！

这八个字就是最后的行动指令。

这一刻安庆绪已经等待了很久。

从他的异母弟安庆恩出生的那一天起，安庆绪的继承人地位便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随着安庆恩的日渐成长，更随着父皇对这个幼子和他生母段氏的



日渐宠爱，安庆绪觉得自己成为储君的希望日益渺茫，甚至连身家性命都朝不保夕。

所以安庆绪惶惶不可终日。

所以他很自然地严庄走到了一起。

此时此刻，安庆绪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也无须再等了。

许久，他听见自己的嘴里也蹦出了八个字——兄有所为，敢不敬从！

也许是过于用力，安庆绪感到自己的话音坚硬得有如铁器撞击时发出的鸣响。

这是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鸣响。

也是一种欲望的鸣响。

作为刺杀行动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最终执行人，内侍宦官李猪儿也许是最坦然的。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这么说还不够准确。

应该说——这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局。

因为，用一个阉人的命赌一个皇帝的命，赔率根本不是一赔几——而是一赔N！

既然赔率无穷大，怎么会输呢？

杀得掉就赢得一塌糊涂，杀不掉顶多赔上贱命一条。李猪儿觉得这样的赌局根本无所谓输不输，更不会令他患得患失。所以，当几天前那个叫严庄的中书侍郎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神情对他说出那番话时，李猪儿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严庄说：“你这些年来所受的鞭挞杖打，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吧？不豁出去干他一件大事，你就死定了！”

“好。”李猪儿重重地点了一下脑袋。

严庄愣了一下。

多日来精心设计的那套说辞——那套准备对被压迫者李猪儿进行苦大仇深之情感教育的说辞——已经冒到了嗓子眼，硬是被李猪儿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给堵了回去。

寝宫的锦帐里，安禄山静静地躺在宽大的龙床上，很努力地、接连不断地翕着鼻翼。

他在捕捉一种气息。

这是好几天来一直萦绕在他周遭的一种不祥的气息。

今天晚上，这股气息异常浓烈。安禄山甚至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这是一股杀机！

可惜自己瞎了。安禄山在心里长叹一声。要是在从前，任何一个人心中暗藏的杀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起兵才一年多，原先的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平卢（治所在今山东青州）三镇节度使，如今的燕朝皇帝安禄山已失明，而且全身长满恶疮。这些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志得意满的安禄山遽然陷入无尽的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

一直以来安禄山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老天爷既然同意让我当这个天子，为何又要让我恶疾缠身？

莫非自己没有当天子的命，强行上任的结果就是遭此报应？

我——不——相——信！

安禄山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对着苍天怒吼。

然而，愤怒并不能医治疾病。

两年多来无数郎中也未能治好他的疾病。

最终安禄山只能把愤怒不断地发泄到左右的人身上。比如内侍宦官李猪儿，他挨的鞭挞和杖打最多；又比如他最宠信的大臣严庄。

尽管这个精明强干的心腹谋臣鞍前马后地跟随他多年，而且历来把军务和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也还是没能逃脱他的鞭子和棍子。至于其他那些朝臣、宫女和侍从，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被砍掉脑袋的更是不胜枚举。

即便如此，安禄山内心的绝望与愤怒之火还是不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此刻已经是夜阑人静。

安禄山感觉那股杀机更浓了，可他内心的警醒和恐惧终究还是被身体的困乏和疲倦所取代。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三条黑影提着三把刀，悄悄地摸进了寝殿。

殿内鼾声如雷。

十几个内侍和宫女七倒八歪地靠在黑暗的角落里打盹。

宽广的寝殿中只有皇帝的锦帐四周摇曳着微弱的烛光。三个人径直走到亮光与黑暗的交界处，微微站定，然后交换了一下目光。



严庄轻微而有力地地点了下头；李猪儿面无表情地掀开锦帐走了进去。

安庆绪紧紧攥着手中的刀，一颗晶莹的汗珠从他的额角独自滑落，在地上无声地溅开。

伫立在宽大的龙床前，看着锦衾下那个缓缓起伏的滚圆肚皮，李猪儿全身滚过一阵莫名地战栗。

在李猪儿的想象中，这个肥硕的肚子已经被剖开无数次了。

所以此刻他挥刀的姿势显得极为娴熟，并且干脆利落。

殷红的鲜血与安禄山凄厉的号叫同时飞溅而出。

殿内所有宫人全被惊醒了。一瞬间他们就明白眼前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可是，无人动弹。

与其说他们不敢动弹，还不如说他们不想动弹。

因为所有人都盼着床上的那个人早点死。

安禄山在挣扎——用尽他一生最后的力量在挣扎。以前他的力量足以掀翻整个大唐帝国，眼下他的力量却不足以保护自己。他一手捂着皮开肉绽的肚子，一手在枕边拼命地抓，他想去抓那把从不离身的宝刀。

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

最后他抓住帐竿疯狂地摇晃。

他摇了很久。

所以他的血流了很多。

咽气之前，安禄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呐喊——必家贼也！

他说对了。凶手的确是三个家贼——三个离他最近的人。严庄在政治上离他最近，安庆绪在血缘上离他最近，李猪儿在生活起居上离他最近。

然而，安禄山实在不应该感到遗憾。因为，在由他开启的这个巨大动荡的时代中，在此后一百五十年大唐王朝的历史上，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步他的后尘。

黄泉路上，将会有很多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赶过去与他结伴而行。

所以——安禄山绝不孤单。

三个凶手挪开龙床，掘地三尺，用毡子一裹，把尸体一扔，就地埋了。所有宫人全都一言不发地帮着清理凶杀现场，更换锦衾被褥。

片刻之后，龙床挪回原地，一切恢复原样。

可这张龙床的主人、这座洛阳皇宫的主人、这个大燕王朝的主人——已经没了。

一代枭雄就这样被人从世界上抹掉了。

那天夜里，严庄最后冲着在场的所有人做了两个动作。

先是一根食指竖着在上唇点了一下，然后那根指头又横着在喉咙抹了一下。

众人相视一眼，心照不宣。

公元757年，是唐肃宗至德二载，也是燕帝安禄山圣武二年。这一年正月初六清晨，严庄在朝会上向文武百官郑重宣布：燕帝安禄山病重，即日册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

旋即太子登基为帝；旋即尊奉安禄山为太上皇；旋即发布讣告、举办国丧……

这一连串重大的政治动作几乎完成在转瞬之间。满朝文武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已经跪倒在那个很容易兴奋并且一兴奋就语无伦次的新天子面前。除此之外，更让百官感到不安的是，就在不同阵营的人们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之前，那个精明得让人害怕的严庄已经把王朝的命运、百官的命运、甚至包括新皇帝安庆绪的命运不动声色地捏在了手里。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百官们不约而同地对自己说。

唐肃宗李亨站在黑灰色的城楼上极目远眺。

他眼中的天地照例是一派肃杀和苍凉。

半年多了，他每天都在做同一个梦——一个金黄色的梦。

他梦见巍峨的长安城，梦见雄伟的大明宫，梦见自己置身于货真价实的大唐帝都接受满朝文武和万千子民的朝拜。

可一睁开双眼，他依旧看见自己龟缩在大西北的一隅——龟缩在这座灰头土脸的灵武城（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

李亨无比伤感，并且总在无人的时候潸然泪下。

山河破碎，社稷荒芜；生灵涂炭，遍地狼烟；他这个大唐天子远遁西北、仓促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亡命西南、惶惶若丧家之犬；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尽落敌手；叛军攻城略地、日益猖獗，官兵各自为战、连连失利；帝国危如累卵，百姓困若倒悬……李亨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哪一天才是个头。

所幸今天一大早他就接到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安禄山死了。

这个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这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混世魔王终于死了。



天裂九世纪

大唐帝国的衰亡

自从登基以来，唐肃宗李亨第一次发现他那满目铅灰的帝王生涯终于闪现出一抹令人心动的金黄。

他迫不及待地登上灵武城头，再度眺望梦中的长安。

可不知为何，李亨的欣喜之情转瞬即逝，悲伤和忧郁很快便又笼罩了他。

也许一个人的死亡并不能代表什么，也许安禄山的暴毙并不意味着黑暗与混乱的终结。

李亨很不情愿这么想，可他又不得不这么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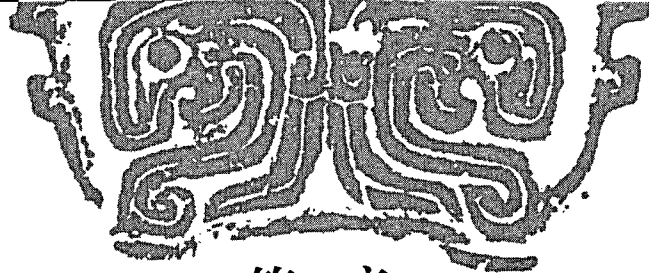
因为安禄山虽然死了，可安庆绪还在、伪燕朝还在、数十万凶悍的叛军还在、安禄山麾下那帮令人胆寒的猛将还在、史思明还在……

李亨仰望苍天，天色依旧铅灰。

李亨的预感是对的。

短短两年之后，另一个大燕皇帝史思明便再度崛起于范阳。

许多年后，当大唐王朝的历任天子在风雨飘摇中不断地回望历史，他们还是会和李亨一样无奈地发现，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的安禄山之死并不是一个混乱时代的终结，而是一个大裂变时代的起点……



· 第一章 ·

帝国的劫难

一 帝国反击战

安庆绪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子富贵，他深深地感激严庄。在公开场合他们以君臣相称，可在人后他们仍旧称兄道弟。严庄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你既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政治经验，而且一紧张说话就颠三倒四，恐怕难以服众，还是不要见人的好。

安庆绪乐呵呵地同意了。他马上封严庄为御史大夫、冯翊王，然后一转身跳进深宫的酒池肉林中，把那些让人烦心的军国大事全部扔给了严庄。

这样挺好！安庆绪想，我喜欢享受生活，你喜欢操持政务；我要的是富贵，你要的是权威。咱哥俩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多好！

看着眼前这座千疮百孔却依然固若金汤的太原城，史思明心头掠过一阵强烈的沮丧。

集结了十万精锐，历时一个多月，千方百计日夜猛攻，太原城却岿然不动。

这实在大大出乎史思明的预料。

战前他就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李光弼手下的河东精锐已经尽数调往朔方，留守太原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加上地方民兵总共还不到一万人。本以为这座危城一战可拿下，没想到强攻四十余日的唯一结果是——燕军在太原城下扔下了两三万具尸体，而太原城依旧岿然不动。

史思明不得不承认，唐朝的河东节度使、太原尹李光弼是他迄今为止所

遭遇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

连日来史思明眉头紧锁、沉默不语，让左右亲兵提心吊胆，大气也不敢出。

亲兵们都很清楚，付出这么大代价居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太原城，史思明绝对无法向洛阳那个残忍暴戾的皇帝交代。

可就在这天早晨，当风尘仆仆的使臣带着来自洛阳天子的旨意进入大帐之后，他们便注意到，随后走出大帐的史思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的脸上泛出一层压抑不住的喜色。

后来亲兵们才知道，老皇帝安禄山死了，新皇帝安庆绪命令史思明率所部还镇范阳，留下蔡希德、高秀岩等将领继续围攻太原。

回范阳的路上，细心的亲兵还发现，史思明的脸上不光有喜色，仿佛还多出了一层心事，是什么心事亲兵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他们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那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李亨下定决心了。

他要大举反攻，收复长安。

不，是收复两京——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

尽管心腹谋臣李泌坚持要求天子集结重兵直捣河北道的叛军老巢——范阳，先拔其根、再断其枝叶，可李亨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先光复京师、迎回太上皇，借此安定社稷人心，而后再图河北。

李泌一声叹息。

这是忧心如焚的一声长叹。

也是历史的一声长叹。

不久之后，虽然两京得以光复，但终肃宗李亨一朝，一直未能克复河北诸镇，甚至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终有唐一代，河北诸镇始终强藩割据，长期脱离中央，几成化外之邦。迄于五代、直至两宋，随着契丹与女真的相继崛起，作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燕云十六州数百年间沦于异族之手，帝国的东北门户始终洞开……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皆肇始于“安史之乱”中河北诸镇的首开叛乱与长期割据。

当然，即便李亨当年采纳李泌之策先行收复河北，我们也不能保证河北诸藩从此就不会死灰复燃。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唐肃宗李亨实在是目光短浅，而李泌一定就拥有预言家似的穿透历史的目光。

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李泌当时的判断的确是睿智而富于远

见的。

同时，我们也不难从公元757年李泌的那声叹息中感受到一种沉重。

一种世事如棋、难以预料的沉重。

一种充满历史感的沉重。

至德二年二月初十，唐肃宗李亨自灵武进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十日之间，陇右（治所在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西（治所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安西（治所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及西域（今新疆、中亚东部）各地兵马纷纷集结于凤翔。

帝国反击战正式拉开序幕。

二月十一日，兵部尚书、灵武长史郭子仪自洛交（今陕西富县）出兵攻取河东。河东位于长安与洛阳之间，战略地位十分突出。郭子仪收复此地，既扼住了燕军的咽喉，又与长安西面的唐军遥相呼应，从东、西两侧对长安燕军形成腹背夹击之势。

二月十九日，驻守长安的燕将安守忠主动出击，向驻扎在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一线的唐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部发起进攻。王思礼战败，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县）。燕军的先头骑兵逼至大和关（今陕西岐山县北），距唐肃宗驻蹕之地凤翔仅五十里。天子行在大为震恐，即日宣布戒严。

同日，困守太原的李光弼抓住史思明撤退的战机，率领敢死队出城攻击蔡希德。燕军大败，几近全军覆没，蔡希德仅以身免。

太原大捷的消息传来，天子行在群情振奋。虽然李光弼“斩首七万余级”的战报水分不小，但在唐军大举反攻前夕，且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这则掺水捷报仍然不失为一则振奋人心的美丽谎言。

二月二十二日，郭子仪派遣他的儿子郭旻、兵马使仆固怀恩、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率兵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守关燕军寡不敌众，扔下五百多具尸首仓皇退却，唐军打开关门。燕帝安庆绪急命安守忠火速援救潼关。

燕军的反扑非常有力。结果唐军战败，一万多人阵亡，李韶光和王祚战死，郭旻和仆固怀恩渡过渭水，退守河东。三月二十三日，安守忠趁胜进击河东。郭子仪亲自指挥战斗，击退了安守忠，斩获首级八千、俘虏五千。

第一回合，双方互有胜负。

四月，求胜心切的唐肃宗李亨改变战略部署，擢升郭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马副元帅，命其率部至凤翔，准备集中兵力一举克复长安。四月底，郭子仪部与王思礼部在咸阳西南的西渭桥会合，而后进驻漓水（渭水支流）西岸。

燕将安守忠、李归仁立刻率兵屯驻长安西郊的清渠。两军对峙七天七夜，唐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五月初六，安守忠佯装后撤，郭子仪命令全军出击。燕军以九千精锐骑兵组成长蛇阵，待唐军攻其腹部，首尾迅即变成两翼，将唐军合围。此战唐军大败，伤亡惨重；判官韩液、监军宦官孙知古被俘。唐军抛弃所有军资器械退至武功。天子行在再度戒严。

第二回合，唐军惨败。

经此一役，李亨与郭子仪皆深感唐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叛军，不得不遣使求援于回纥。九月，回纥的葛勒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将军帝德率四千余名回纥精兵抵达凤翔。肃宗李亨大喜过望，不但设宴犒劳，赏赐财宝，还向叶护许诺：“一旦京师克复，土地和百姓归唐朝所有，金银财帛与美女归回纥所有。”

很显然，这是帝国的悲哀。

堂堂大唐天子，为了夺回自己的都城，不惜向异族屈尊俯就，而且不惜以大唐帝都的财富和美女为代价，换取异族一施援手，这就算不是卑躬屈膝，起码也是尊严扫地。

然而，此时此地的李亨还有什么尊严呢？

一个山河破碎、社稷倾圮，被家贼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我们情愿相信李亨实在是无计可施、无路可走了；我们很情愿相信这个皇帝在拿自己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的时候，内心是极度悲凉、极度无奈的；我们更情愿相信这位时运不济的大唐天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只为了有朝一日重整河山、再现帝国往昔的赫赫荣光……

可是此时的李亨并不知道，此时的我们也还不能确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即将来临的未知历史面前，李亨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算不算一相情愿！

都城也许是可以夺回来的。

某些个人的面子也是可以勉强捞回来的。

可是——帝国的荣光呢？

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贞观与开元呢？

它们会不会像奔腾而下直泻千里的黄河水，一去不复返？

它们会不会像皎洁明亮晶莹无瑕的江中月——倒映的是长安的旧时月亮，可一掬江中水，捞起的——却是满掌破碎的盛唐？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唐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李亨长子）与副元帅郭子仪率领十五万大军，在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一带，与安守忠、李归仁的十万燕军展开大决战。

回纥的四千铁骑果然在这个决定性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当口，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回纥兵击溃了燕军的精锐骑兵。燕军士气大挫，被歼灭六万余人。安守忠、李归仁与燕朝的西京留守张通儒等人率残部弃城而逃，退守陕郡（今河南陕县）。郭子仪率部追至潼关，趁胜收复华阴（今陕西华县）、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二郡。

九月二十八日，长安光复。

翌日，捷报传回凤翔，百官入朝恭贺。唐肃宗李亨泪流满面，即日遣使至蜀地奉迎太上皇李隆基回銮。

安庆绪惊闻长安失守，征调了洛阳的所有兵力——步骑共计十五万人，命严庄率领，火速增援陕郡的张通儒，准备死守洛阳门户。

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唐回联军进至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曲沃镇），郭子仪部在新店（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与燕军展开遭遇战。唐军不支，开始溃退，千钧一发之际，燕兵突然发现身后卷起漫天黄尘，滚滚尘埃中刚刚射出十几支箭，燕军士兵便已相顾骇然。

他们知道，最让人恐惧的对手来了。

回纥兵来了！

燕军开始退却。形势瞬间逆转，唐回联军前后夹击，燕军霎时崩溃，尸横遍野。严庄和张通儒抛弃陕郡，东逃洛阳。

十六日，看着从战场上侥幸捡回一命的严庄，安庆绪知道大势已去，遂与严庄一起率领一千亲信，在当天深夜从东都苑门出城，逃亡河北。

十月十八日，洛阳光复。

二十一日，郭子仪派部将攻取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与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二郡。

同日，安庆绪的逃亡队伍中有一个人掉队了。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掉队，只知道他随后便以一种弃暗投明、诚惶诚恐的表情进入唐营，向唐军投降。

这个人就是严庄。

短短一个月后，严庄便被唐帝国任命为司农卿。